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特别
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娜伊斯·马兰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47/19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7/150。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娜伊斯·马兰的报告

摘要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娜伊斯·马兰在本报告中着重阐述了因人权受到侵犯、包括被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被任意拘留或无法获得公平审判，以及被剥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被迫离开本国且无法安全返回的白俄罗斯国民的状况。他们的移民与白俄罗斯政府采取的政策和做法直接相关，也与有碍他们安全返回的蓄意制造的敌意环境直接相关。这种一贯的侵犯人权行为模式表明，该国有一项具体策略，旨在消除对该国当前领导层和治理问题的所有异议或挑战。特别报告员建议白俄罗斯政府和国际社会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履行对被迫离开本国的白俄罗斯国民的国际人权义务。

一. 导言

A. 执行摘要

1.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于 2012 年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A/HRC/20/8)，在第 20/13 号决议中确立。人权理事会授权特别报告员每年向理事会和大会提交报告。自那时以来，人权理事会已 10 次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

2.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7/19 号决议提交大会，重点陈述旨在使或导致白俄罗斯国民决定离开本国、包括被迫移民的法律、政策和做法。特别报告员审视了迫使白俄罗斯国民因害怕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迫害或因影响其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困难问题而移民的敌意环境和侵犯人权行为。此外，特别报告员审视了被迫离开本国所带来的人权难题和实际后果，旨在了解这一现象的规模、影响和严重性。

3.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A/HRC/50/58)中详细分析了白俄罗斯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包括日益限制人权获得承认和得以行使的立法。她着重分析了系统压制不同意见如何导致民间社会几乎消失殆尽，对独立媒体、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产生了不利影响。来自不同职业和活动领域的许多白俄罗斯国民遭遇骚扰、威胁、恐吓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本国。

4.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陈述了迫使许多白俄罗斯人离开本国的那些行为，包括搜查私人住宅和办公室、任意拘留、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起诉、严重侵犯正当程序权和公平审判权、对他们或他们的家人进行武力威胁或胁迫、受到纪律处分而被开除工作岗位和被驱逐出专业协会，以及无处不在的恐惧氛围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白俄罗斯的移民状况引起了相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关切，¹ 但这不在本报告的范围之内。

5.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参考了以保密方式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和一些因有充分理由担心自身自由、身心健康和尊严受到威胁而被迫离开白俄罗斯者的证词。返回后因莫须有的刑事指控而被逮捕和拘留等据报事件² 以及对离开者的报复威胁加剧³ 等情况使人们更加担心，无法安全返回。

¹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1/10/belarus-and-poland-stop-sacrificing-migrant-lives-political-dispute-un。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在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5 日访问白俄罗斯和波兰后发表的讲话可查阅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7/un-expert-praises-generosity-towards-ukrainian-refugees-poland-and-urges。

² 见 www.the-village.me/village/city/whatsgoingon/291379-fail-come-back。

³ 2022 年 6 月 21 日，白俄罗斯通讯社(BelTA)报道了卢卡申科总统对此前逃离该国者可以返回白俄罗斯的条件解释：“他们跑到国外，今天却有 95% 的人(他们已公开写明这一点)想回来。我并不在乎：有些人会进监狱，有些人会去别的地方，[取决于]他们应得到怎样的处置”。见 www.belta.by/president/view/kazhdyj-poluchit-cto-zasluzhil-lukashenko-otvetil-na-kakih-uslovijah-mogut-vernutsja-v-belarus-beglye-509234-2022。

B. 方法

6. 特别报告员正式要求获准走访白俄罗斯。她还请求与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进行面对面会晤。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白俄罗斯政府不愿认同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也不愿意就此互动，并且拒绝准予入境，尽管人权理事会明确要求它这样做。⁴ 尽管如此，特别报告员仍希望白俄罗斯当局能够改变立场，有兴趣就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建设性地互动，包括允许她在不久的将来正式走访该国。

7. 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自 2020 年前所未有的人权危机和该国人权持续受到侵蚀以来，已有大量民众离开白俄罗斯。虽然白俄罗斯当局并没有系统且方法上合理的统计数据，⁵ 但各种消息来源表明，在过去两年中，白俄罗斯人大规模移民至邻国。⁶ 由于缺乏汇总和可比数据，难以准确计算被迫离开者总人数，而基于不同目的地国汇编的数据所得的间接指数相差很大。鉴于保持可信性和事实准确性的重要性，本报告没有列出确切数字。

8. 本报告主要参考了特别报告员在与被迫流亡至欧洲联盟国家和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人之间约 30 次面对面和远程访谈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报告员于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2 日访问布鲁塞尔，并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访问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和巴统，为编写本报告收集第一手资料。她感谢所有同意在她访问期间与其会晤的对话者。

9. 特别报告员远程参加了十几次活动，其中几次有流亡的白俄罗斯国民参加，他们的证词也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投入。还分析了监测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提供的补充资料(这些组织在白俄罗斯境内被解散后也被迫迁往其他国家)、公开来源的资料以及不同国家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提交的资料。

10.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以“不造成伤害”原则为指导。因此，出于安全考虑，无法透露受访者的姓名。与特别报告员交谈的许多人不愿意透露他们目前的所在地，并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隐私或匿名，因为担心公布他们的证词会使他们及其仍居住在白俄罗斯的亲属或同事遭到报复。

11. 本报告无意详尽阐述促使白俄罗斯国民移民的各种复杂原因，而是记述了一种国家镇压模式，这种镇压在 2020 年 8 月总统选举⁷ 的背景下有所加剧，迫使某些白俄罗斯国民离开本国。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回顾了系统侵犯践踏人权行为，包括出于政治动机或与合法行使人权有关的任意逮捕或拘留，如何导致整个社会

⁴ 见人权理事会第 47/19 号决议，第 19 段。

⁵ 国家统计局当局 Belstat 自 2019 年以来一直未发布官方移民数据。

⁶ 例如，见 2022 年 6 月 18 日发表在 *Nasha Niva* 上的一篇文章(可查阅 <https://nashaniva.com/293680>)，其中称，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白俄罗斯国民获得了至少 65 万份入境申根国家的签证。

⁷ 见 www.ohchr.org/en/2021/09/interactive-dialogue-interim-oral-update-ohchr-situation-human-rights-belarus。

弥漫恐惧和焦虑气氛；努力查明面临风险的具体群体；提出改善这些群体的人权状况的建议。

二. 流亡的白俄罗斯国民

A. 报告范围

12. 为本报告之目的，特别报告员提及因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而暂时离开白俄罗斯的该国公民或国民时使用了“流亡”⁸ 一词，这些侵犯人权行为是国家压制批评与和平异见的策略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离开该国的决定不能说是出于自愿、未受到胁迫且有足够的有效替代办法作为后盾。

13. 由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被剥夺的风险增加，流亡者缺乏安全和可持续返回的可能性。这一群体包括那些在明确界定的法律类别之列者，如难民，⁹ 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被迫移民但没有寻求庇护的其他人员。所有被迫离开本国者，不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都享有国际人权法和相关标准规定的权利，必须确保这些权利得到维护。因此，“流放”一词仅属描述性质，并非法律定义。

14. 2020年5月至今，白俄罗斯当局一直蓄意对人权的行使施加立法限制，并采取高压手段使民众心生恐惧。国家机关和人员步调一致地行事，是旨在压制批评与和平异见的庞大行动的参与者。内务部、国家监控委员会金融调查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和调查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理事会系统地骚扰和迫害个人，包括反对派知名人士、民间社会组织成员、人权维护者和处理人权案件的律师、独立媒体成员和文化工作者。

15. 执法机构、司法部门和法院系统不仅未能为人权的享受提供充分保护，而且常常被任意用作镇压、恐吓和报复的工具。因履行职责和行使表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而受到报复威胁和先发制人的胁迫，面对这种情况，不赞成本国政府政策的白俄罗斯人只有三种同样乏善可陈的选择，借用 Albert Hirschman 的著名论著，可以概括为“忠诚、发声建言或退出”：自我审查约束，以此作为生存手段(遵守限制性立法)；发表批评意见，从而使自己、可能还有亲属遭受镇压；离开本国。

16. 为本报告之目的，特别报告员要求并收到了一些国家政府提供的官方统计资料，说明自2020年以来向白俄罗斯公民发放的签证(人道主义或其他签证)、白俄罗斯公民提出的庇护申请、登记的移民案件(出于工作或家庭原因)以及向入境的白俄罗斯公民签发的居留许可等数目。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德国、捷克、爱沙尼亚和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是许多白俄罗斯国民的意向目的地。2020年和2021年，乌克兰曾是主要目的地之一。然而，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乌克兰战争迫使白俄罗斯国民再次移居其他国家。

⁸ 国际法中对“流亡”概念尚无公认的普遍定义。

⁹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乙)项。

17. 那些没有欧洲联盟国家签证或没有时间申请此签证者往往选择移居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人可以免签入境格鲁吉亚，他们可以在那里合法停留长达一年而无需登记。此外，2021年5月23日瑞安航空事件后白俄罗斯航空公司 Belavia 受到制裁以来，格鲁吉亚机场是仍有明斯克直飞航班的欧洲少数机场之一。

18. 根据内务部收集的数据，2022年3月进入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公民人数明显增加。¹⁰ 从特别报告员的实地访谈中可以推断，许多白俄罗斯人从乌克兰来到格鲁吉亚，他们自2020年或2021年以来一直流亡在乌克兰，2022年2月24日之后不得不逃离乌克兰战火。那些在乌克兰没有永久居留许可者没有资格在欧洲联盟国家获得临时保护。¹¹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选择移居格鲁吉亚。

19. 移居何国的决定也受到以下情况的影响：自2021年6月以来，欧洲联盟大多数成员国减少了驻白俄罗斯领事馆的人力。而且，因白俄罗斯卷入了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侵略，一些国家限制或禁止向白俄罗斯人发放签证，作为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政策的一部分。

20. 最后，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欧洲联盟对该国实施的限制性措施趋严，白俄罗斯数字技术部门的许多企业和工人觉得不得不离开白俄罗斯。

21. 过去两年中离开自己国家的白俄罗斯人中有许多可能有权根据国际人权和难民法获得庇护或其他保护，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寻求国际难民保护。例如，2020年8月至2021年年底期间只有2300名白俄罗斯人在波兰申请庇护，尽管在此期间的申请获批率大幅上升(2021年达到95%)。¹² 根据欧洲联盟庇护署公开提供的信息，2021年约有3800名白俄罗斯人提出庇护申请，是前一年申请人数的三倍。白俄罗斯人的获确认率特别高。¹³ 截至2022年3月，共有2631起待决申请。2022年3月开始有更多白俄罗斯国民提出申请；约有810宗新申请，较2022年2月增加142%。¹⁴

B. 国际法律框架

22. 侵犯践踏人权行为迫使许多白俄罗斯国民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国际人权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保护他们的人权免遭侵犯践踏提供了基石，无论他们其后是否被归列入享有更明确规定的权利的更具体群体。《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四款保障任何人进入自己国家的权利不被任意剥夺。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这一条款的诠释是，禁止强迫公民流亡，保护公民不受任何阻碍其入境或阻碍其留在本国

¹⁰ 见 https://idfi.ge/ge/border_crossing_statistics_of_citizens_of_ukraine_russia_and_belarus。

¹¹ 见欧洲联盟理事会2022年3月4日第2022/382号执行决定，其中确定存在第2001/55/EC号指令第5条所定义的乌克兰流离失所者大规模涌入的情况，并具有实行临时保护的效力。可查阅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2D0382>。

¹² 见 www.gov.pl/web/udsc/ochrona-miedzynarodowa-w-2021-r。

¹³ 见 <https://euaa.europa.eu/latest-asylum-trends-annual-overview-2021>。

¹⁴ 见 <https://euaa.europa.eu/latest-asylum-trends-asylum>。

的行动之害的权利。¹⁵ 委员会在其关于迁徙自由的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中确认了此项权利的几个方面,包括留在自己国家的权利、离开后返回的权利、禁止大规模驱逐至其他国家。它确认,一个人进入本国的权利承认此人与其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认定各国“不得通过剥夺一个人国籍或将其驱逐至第三国而任意阻止其返回本国”。¹⁶

23. 在区域一级,1963 年通过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4 号议定书》载有不得将公民驱逐出国籍国的原则。该议定书第三条第 1 款规定,不得以个别或集体措施将任何人驱逐出其国籍国的领土。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白俄罗斯尚未加入《欧洲人权公约》。

24. 此外,国际人权法规定各国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在本国管辖和有效控制下的所有个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¹⁷ 为确保民众不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并相应确保个人能够安全和可持续地返回和重新融入自己的国家,国家有责任确保和维持适当的条件。这些条件应包括诉诸司法的途径,免遭歧视、任意拘留和一切形式的暴力,以及使人们认为自己处于人身安全、经济赋权、包容和有社会凝聚力的环境。¹⁸

25. 所有不得离开白俄罗斯而处于另一国管辖之下者,无论其法律地位或处境如何,都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有权根据国际和区域难民法得到特别保护。其他国际文书承认可在法律上被归列为儿童、妇女、被贩运者、移民工人、无国籍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残疾人等群体的特殊需要。

C. 侵犯人权行为迫使白俄罗斯国民离开本国

26. 特别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全面分析了导致白俄罗斯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并导致针对努力保护人权和促进人权得到尊重的个人和团体的敌意增加的那些立法、政策和做法。¹⁹ 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清楚地陈述了广泛和系统地严重侵犯人权、以期压制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和异见的做法,陈述了白俄罗斯人在国内缺乏有效的补救办法。²⁰

¹⁵ 见 [CCPR/C/VNM/CO/3](#), 第 42 段。

¹⁶ 见 [CCPR/C/21/Rev.1/Add.9](#), 第 21 段。

¹⁷ 白俄罗斯是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但并非以下文书的缔约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¹⁸ 关于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问题,见人权理事会第 38/14 号决议;另见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确保安全和有尊严的返回和可持续的重新融合”,立场文件,可查阅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g/files/tmzbd1416/files/docs/position_paper_-_ensuring_safe_and_dignified_return_and_sustainable_reintegration.pdf。

¹⁹ 见 [A/HRC/50/58](#)。

²⁰ 见 [A/HRC/49/71](#)。

27. 特别报告员为本报告收集的资料显示，一些步调一致的行动迫使白俄罗斯民众离开本国或阻止他们返回家园。2020年8月选举之前和之后不久，白俄罗斯当局强迫政治反对派的重要成员离开，这是为消除政府的所有政治对立面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至少三起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人士被带到边境、威胁他们离开白俄罗斯、不然将面临逮捕和暴力的案件。²¹

28. 起初，目标往往与知名反对派人士有关，但对公民空间的全面镇压迫使许多独立记者、媒体工作者、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离开。其中一些人因参与人权监测工作、宣传和与联合国合作而成为目标。²² 对非政府组织长期而步调一致的突击搜查、任意拘留和解散等行动²³ 表明，目的是消除在该国建立独立民间社会的一切可能性，维持严格控制的信息空间，并消除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真正的辩论。

29. 2022年2月以来，镇压措施还针对任何抗议或表示关切白俄罗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当前侵略中所起作用的群体。²⁴ 抗议者遭行政逮捕，一些人因反战行动和言论而被提起刑事诉讼，例如张贴“反对战争”的海报、传单和题词，向国家当局发送反战信件，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反战言论，以及佩戴黄蓝丝带。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报告称，一些年轻人因担心白俄罗斯积极参与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战争而离开白俄罗斯。²⁵

30. 而且，对参加“未经授权的群众活动”、如2020年下半年期间的和平游行和抗议活动的人员进行恐吓和骚扰也有所加剧。一位受访人士回忆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起诉。我删除了我设备上的所有照片，但我仍然担心我的照片会在别人的社交媒体上被发现。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的网站上，我看到了在我身旁和平抗议者的照片。我在收到护照的当天便离开了白俄罗斯。”为协调妇女游行、邻里茶话会和团结纠察队而建立的Telegram聊天群后来被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参加这些聊天群的人员因事发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到追溯起诉，这违反了白俄罗斯宪法和国际人权法。

31. 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白俄罗斯人利用了各种方法和路线，既使用正规边境口岸——因2020年和2021年与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有关的旅行限制而受限，也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使用不安全路径。2020年10月，白俄罗斯出台了自

²¹ 见 [A/HRC/46/4](#)，第 51 段。

²² 见 [A/HRC/48/28](#)，第 40-41 段，以及附件一，第 1-7 段。

²³ 从 2020 年大选后到 2022 年 5 月，有 448 个组织被迫解散，其中包括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的几个长期合作伙伴，317 个组织决定自行解散。见 www.lawtrend.org/freedom-of-association/situatsiya-so-svobodnoj-assotsiatsij-i-organizatsiyami-grazhdanskogo-obshestva-respubliki-belarus-obzor-za-maj-2022-g。

²⁴ 2022 年 5 月 20 日，律师 Alexander Danilevich 受到刑事指控，被拘留并置于国家安全理事会审前羁押中心，据称这与他表达反战言论有关。其中包括一份反对乌克兰战争的公开请愿书，他以律师身份签署了此请愿书。

²⁵ 见 www.belta.by/president/view/lukashenko-zapad-razrabatyvaet-strategicheskie-plany-napadenija-na-rossiju-napravlenija-udara-izvestny-513122-2022/?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

己的 COVID-19 相关旅行限制，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晚了 6 个月。2020 年 11 月，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示政府不允许疫情期间离开者入境白俄罗斯，指出此禁令应“不仅适用于持有外国护照者，也适用于在这一困难时期离开我国的那些‘聪明’白俄罗斯人”。²⁶ 关闭边境被视为一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决定，意在阻止潜在的反对者返回白俄罗斯加入抗议运动。²⁷ 卢卡申科先生在 2020 年 11 月 14 日一次电视采访中建议将一个由 2 000 名抗议者组成的“核心小组”“带去立陶宛和波兰”，这有违白俄罗斯宪法。²⁸

32. 一些人本想暂时离开白俄罗斯“直至情况安定下来”，但在看到同事、朋友或亲戚被恐吓或拘留后，他们决定留在国外。其他因工作或个人原因而在国外者被告知不要返回白俄罗斯，因为在此期间他们的办公室被搜查或是他们的公寓被查封。一些人离开是以此作为与白俄罗斯决策者的现行政策和行动保持距离的唯一可能手段，因为他们看不到有任何途径可以安全地参与和影响本国的公共事务。

33. 所有逃离者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他们大多都提及一系列棘手难题，诸如与家庭分离、离开配偶、子女、朋友和同事、断绝社会联系、停止工作或学习以及放弃家园和其他物质资产。在此背景下决定移民，即便是暂时移民，也是形势所迫，流亡则是由于其他人权限制。

34. 人们陈述了如何缺乏时间来计划他们的行动；他们中有些人在几天内，有时仅在几小时内便作出离开的决定，登上最便宜的航班前往获准入境的国家。所有接受访谈者仍然不确定他们何时可以安全返回家园、返回何处。

35. 那些面临刑事起诉者，如果在他们离开之前便已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则有可能被缺席判刑，包括没收财产。还有相当多的白俄罗斯国民因害怕受到刑事起诉而离开本国，他们无法了解在他们离开后是否对他们提起了刑事诉讼。

36.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一些活动人士在国外期间，其住宅内部因国家安全理事会或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工作人员实施的似乎是惩罚性而不是调查性的搜查而遭破坏。流亡海外的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也担心自己的父母可能成为目标。

37. 此外，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威胁，特别是受到歧视和被任意解雇，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本国。2021 年，有近 74 万人被裁员，大部分在制造业部门，据报，这是机构清算和“人员优化”的结果。虽然在理论上，他们有选择、也有可能返回白俄罗斯而不必担心立即的后果，但实际上他们不能返回，因为他们不能在本国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²⁶ 见 www.rbc.ru/society/10/12/2020/5fd14b749a7947812828fc94。

²⁷ 见 www.dw.com/ru/kogo-puskajut-v-belarus-i-hto-proishodit-na-granice/a-55451353。

²⁸ 见白俄罗斯宪法第 30 条：“Citizen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ove freely and choose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within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to leave it and to return to it without hindrance。”

38. 被迫离开本国的白俄罗斯国民的一些人权受到侵犯，包括工作权、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结社权和表达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例如，在国外的白俄罗斯人不能参加 2022 年 2 月 27 日举行的宪法公投。²⁹

39. 此外，白俄罗斯宪法也作了修正，限制居住在国外者行使被选举权。第 80 条将公民当选总统必须在白俄罗斯永久居住的年限从 10 年延长至 20 年，同时禁止“以前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居留证或其他有权享受福利的证件”的人参选。³⁰

40. 流亡的白俄罗斯国民在享受社会保障包括领取养老金这一基本权利方面面临限制。他们也无法获得银行和保险服务，难以在民事登记处办理一些行政手续，包括无法获得领事服务或害怕进入白俄罗斯领事馆寻求此类服务。

三. 目标个人和群体

41. 对民间社会活动人士、记者、人权维护者、律师、医务工作者、教师、运动员、艺术家和 Telegram 聊天系统管理员等所有职业类别和社会团体的白俄罗斯人使用了恐吓、骚扰、搜查住所、起诉、逮捕、拘留和刑事指控等手段。事实上，任何被看到或被认为参与抗议或行使合法的表达或和平集会自由权的人员都可能成为目标。³¹ 建立这样一种人权得不到保护的环境，既缺乏国内补救措施，也不追责侵犯人权行为，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传播恐惧以迫使目标群体离开本国的政策。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声称，这可能构成驱逐出境罪。³²

A. 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

42. 在白俄罗斯，突击搜查住宅和办公室、任意逮捕、将人权工作定为刑事犯罪等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³³ 对白俄罗斯民间社会和人权维护者进行空前规模的镇压，包括因他们的公开报道并为了报复他们与联合国合作而进行的镇压，迫使这一目标群体的成员流亡国外。留在白俄罗斯的人士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也不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合法人权活动可能受到威胁、恐吓或报复。

43. 多个接受非公开访谈的消息人士讲述了类似的恐怖经历：“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便衣男子会在清晨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搜查我们的家，寻找任何可以作为逮捕理由的东西，包括私人社交媒体账户上的照片或信息。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害怕酷刑，害怕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刑事起诉。”一个消息人士说，她担心她的家会因她的职业活动而被搜查：“我知道自己会在酷刑之下屈服；我会透露我的笔记本电脑密码，从而使我的员工和合作伙伴

²⁹ 见 [A/HRC/50/58](#)，第 43 段。

³⁰ 同上，第 58 段。

³¹ 见 [A/76/145](#)，第 46 段。

³² 2021 年 5 月，国际人权伙伴关系组织与 Global Diligence LLP、Truth Hounds 和挪威赫尔辛基委员会合作，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五条第二款提交了一份来文。

³³ 见 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1/03/belarus-crackdown-human-rights-defenders-deepens-expert。

面临危险。我宁愿逃离这个国家，也不愿让他们面临这种危险。”因此，在 2020 年大选后以及因 COVID-19 疫情而远程工作期间，那些感到自己的家有被突击搜查风险的人士将所有工作设备和文件存放在远离住所的地方。另一位消息人士讲述了当“安全部队闯入你的家销毁所有可能危及你、朋友或同事的材料”时需做事项清单。

44. 人权维护者和民间活动人士的家遭到头戴巴拉克拉瓦头套、身穿制服、没有身份证明者的野蛮突击搜查，据称这些人是国家监控委员会金融调查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和调查委员会的官员，还有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官员。突击搜查行动通常是在清晨实施，有时，武装安全人员破门而入。这些措施不仅对成年人有着恐吓作用，对儿童也有创伤性的影响，家遭搜查者证实了这一点。

45. 电脑、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包括儿童小用具，在此类突击搜查行动中被没收。所有消息人士都举报指出，他们害怕因拒绝透露密码而遭受虐待或酷刑。搜查和随后的审问期间没有律师在场。

46. 2021 年 2 月，全国范围的突击搜查行动波及共 40 多名活动人士和机构，³⁴ 包括白俄罗斯记者协会的中央办公室³⁵ 和维阿斯纳人权中心明斯克办事处以及该中心在莫吉廖夫的办事处。独立的白俄罗斯无线电和电子工业工人工会的中央办公室也遭搜查。此外，在明斯克、莫吉廖夫、布列斯特、维捷布斯克、戈梅利、莫济里、列奇察、巴拉诺维奇和其他城市的许多人权维护者的私人公寓也遭到突击搜查。

47. 其后，白俄罗斯复又对人权维护者和组织实施镇压，2021 年 4 月 5 日，Zvyano 协会的 Tatsiana Hatsura-Yavorskaya 和其他四名成员被任意拘留。³⁶ 一周后，她的丈夫被带去审讯，受到身心虐待，面临刑事起诉的威胁，并被要求在 48 小时内离开该国。Hatsura-Yavorskaya 女士因涉嫌一起未公开的刑事案件而被禁止离开白俄罗斯。³⁷ 面对被非法起诉的风险，她离开了该国。

48. 2021 年 7 月 14 日，又发生了一起攻击民间社会的事件。³⁸ 维阿斯纳、Imena、促进法律变革法律趋势中心、性别平等倡议、白俄罗斯赫尔辛基委员会、Human Constanta 和若干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的办公室和住宅遭到突击搜查。11 名人

³⁴ 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突击搜查是对“组织和筹备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动”进行调查的部分行动，“作为初步调查的一部分以确定资助抗议活动的情况，调查人员开始搜查自称为人权维护者的组织”。

³⁵ 见本报告第三.B 节。

³⁶ 见 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belarus-judicial-harassment-of-six-human-rights-defenders。

³⁷ AL BLR 7/2021 号指控函。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494>。

³⁸ 见 www.ohchr.org/en/2021/07/comment-un-high-commissioner-human-rights-michelle-bachelet-belarus。

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被拘留，其中包括维阿斯纳成员 Ales Bialiatski、Valiantsin Stefanovich 和 Uladzimir Labkovich，他们自那时以来一直被审前羁押。³⁹

49. 经受了这些突击搜查和长期骚扰，并鉴于非政府组织被迫解散，未登记或被迫解散的非政府组织的个体活动被定为刑事犯罪，⁴⁰ 人权维护者和活动分子开始离开白俄罗斯，继续在国外开展工作。在白俄罗斯，民间社会活动人士继续因工作而被刑事定罪，这产生了寒蝉效应，阻碍了許多人返回本国。

50.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显示，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在白俄罗斯境外时，这些组织遭到突击搜查，这向他们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他们不应返回，否则将面临刑事起诉。有一位人权活动人士便遭遇这种情况，她在白俄罗斯境外参加一个会议，得知她注册并领导的组织的办公室遭到突击搜查，据说是国家监控委员会金融调查部下令突击搜查。据报，授权搜查令缺乏关于搜查理由的具体细节。从现场没收了文件、闪存驱动器和办公设备。该办公室仍然关闭，其银行账户也被封。

51. 针对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迫害之规模和模式强烈表明，对合法行使人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迫使人们保持沉默或流亡，以此作为压制对国际人权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独立监测和审查的一种策略，而不是为了白俄罗斯当局宣称符合人权法的任何目标。

B. 记者和媒体工作者

52. 据代表 1 300 名成员的白俄罗斯记者协会⁴¹ 的信息，“媒体组织和记者受到严厉镇压，公共言论几乎完全受到压制”。⁴² 据报，该协会有约 300 名成员决定离开该国。⁴³ 100 多名白俄罗斯记者逃往乌克兰。⁴⁴ 乌克兰爆发战争后，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移居其他国家。

53. 2021 年 2 月，白俄罗斯警方、国家安全理事会官员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成员协调开展了搜查和逮捕行动，包括在人权维护者和白俄罗斯记者协会的办公室和家中进行搜查和逮捕。⁴⁵ 2021 年 7 月再次实施了突击搜查行动，记者协会各个办公室第二次遭突击搜查。与此同时，司法部开始了强行解散该协

³⁹ AL BLR 8/2021 号指控函。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612>。

⁴⁰ 见 A/HRC/50/58，第 28 段。

⁴¹ 该协会自 1995 年以来运作至今，旗下有 1 300 多名媒体工作者。它是得到国际专业界承认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尽管面临挑战，该协会继续得到支持，并于 4 月底获得 2022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

⁴² 白俄罗斯记者协会副主席 Barys Haretski 的评估。

⁴³ 见 <https://euvdisinfo.eu/a-dictator-in-panic-forces-belarus-to-live-in-fear/#>。

⁴⁴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belarus-free-press-continues-despite-attacks>。

⁴⁵ 见 www.omct.org/en/resources/urgent-interventions/belarus-escalating-crackdown-on-human-rights-defenders。

会的程序；2021年8月27日，最高法院裁决解散该协会，禁止其在白俄罗斯开展工作。⁴⁶

54. 100多名记者的家遭到搜查，其中包括该国历史最悠久的独立报纸之一《纳沙尼瓦》的雇员。⁴⁷ 当局立了大量刑事案件，任意拘留记者和媒体工作者。2021年7月8日，《纳沙尼瓦》总编辑 Yahor Martsinovich 和营销负责人 Andrei Skurko 被任意拘留，该报的编辑团队不得不转移至国外，继续在网上发表文章。2022年3月15日，两人因出于政治动机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55.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报道白俄罗斯的最大独立电视频道 Belsat 的办公室也遭到搜查，他们的几名记者被拘留，其中包括 Aleh Hruzdilovich。他曾于2021年7月16日被逮捕，2021年7月26日获释放，但2021年12月23日再次被羁押，2022年3月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⁴⁸

56. 在本报告完成之时，有27名记者被关在白俄罗斯监狱内。⁴⁹ 对记者的最高刑罚是对2020年6月25日被拘留的博主 Ihar Losik 判处15年监禁。他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白俄罗斯分部的顾问，创建了一个 Telegram 频道，当局后来声称该频道的作用是“组织暴乱”（《刑法》第293.1条）和“煽动仇恨”（第130条）。⁵⁰ 2022年前4个月，宣判了5起针对记者的刑事案件。

57. 记者因表达反战立场而面临更多的迫害。Yury Hantsarevich 被拘留，并被指控传递有关俄罗斯联邦在白俄罗斯调动部队情况的情报。根据指控，他将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⁵¹ 在目前的环境下，很少有人愿意冒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行使表达自由权。不过，虽然镇压、对表达自由权的立法限制和不断限制媒体自由的行动仍在继续，还是有许多白俄罗斯记者留在该国。

C. 政治反对派

58. 2020年5月至8月初，白俄罗斯2020年总统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反对派候选人及其家人遭到广泛镇压。几名反对派候选人在选举前遭到刑事指控，被任意拘留，⁵² 另有一些人则被迫离开白俄罗斯。

⁴⁶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supreme-court-liquidated-belarusian-association-journalists>。

⁴⁷ 见 <https://spring96.org/be/news/104269>。

⁴⁸ 见 <https://prisoners.spring96.org/en/person/aleh-hruzdilovicz>。

⁴⁹ 见 <https://baj.by/en/content/journalists-are-not-criminals-five-media-representatives-trials-about-start-belarus>。

⁵⁰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belarus-free-press-continues-despite-attacks>。

⁵¹ 见 <https://baj.by/en/content/journalist-who-photographed-russian-military-vehicles-taken-custody>。

⁵² 见 A/HRC/49/71，第17段。

59. 鉴于支持政治反对派候选人的大规模社会动员以及选举结果公布后的和平抗议，⁵³ 当局对可见度高的反对派人士采取了骚扰和威胁进行刑事起诉的策略，以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

60. 2020 年 7 月，总统候选人斯维特兰娜·季哈诺夫斯卡娅因收到电话威胁而出于安全考虑将孩子送到国外。她于 8 月 11 日被迫离开本国。⁵⁴ Valery Tsepka 也曾寻求竞选总统，⁵⁵ 他带着孩子离开了白俄罗斯，因为担心他们的安全。⁵⁶ 据报，他事先收到了关于计划将他逮捕的消息。2020 年 8 月 10 日，他的妻子 Veronika Tsepka 也离开了该国，此前她收到威胁，称她将因与反对派候选人有关的工作而被捕。截至 2020 年 10 月，季哈诺夫斯卡娅女士的竞选活动和选后抗议活动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反对派协调理事会的知名成员，都已被迫离开该国。

61.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联合向白俄罗斯政府发出一封指控函，事关“安全部队专门针对和迫害与协调理事会有关联的反对派成员。”⁵⁷ 根据《刑法》第 361 条第 3 节对协调理事会成员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他们“通过大众媒体或互联网公开呼吁夺取国家权力，或实施旨在危害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违禁行为”。⁵⁸

62. 那些一再拒绝离开者面临刑事起诉。2020 年 9 月 7 日，季哈诺夫斯卡娅女士竞选活动的著名支持者、协调理事会成员 Maryia Kalesnikava 被单独禁闭，并遭到未遂强制驱逐出境。⁵⁹ 在被审前羁押近一年后，她因涉嫌违反《刑法》第 357 条第 1 款、第 361 条第 3 款和第 361-1 条第 1 款而被判处 11 年监禁。⁶⁰ 这一臭名昭著的案件表明，政治反对派和活动人士如果拒绝离开白俄罗斯，就会受到严厉的对峙。

63.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可信信息表明，流亡中的政治反对派个别成员继续受到恐吓，包括对他们的人身威胁以及在突击搜查其在白俄罗斯的住所时故意毁坏财产。调查委员会警官与国家安全理事会官员越权和违反搜查规则的案件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影响波及公开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另据报，安全人员拍录搜查结果而不必担心因违法而被追责，并在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题为“搜查

⁵³ 见 A/HRC/46/4，第 21 段。

⁵⁴ 见 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3733330。

⁵⁵ 见 A/HRC/49/71，第 16 段。

⁵⁶ 见 www.hrw.org/news/2020/07/30/belarus-crackdown-political-activists-journalists。

⁵⁷ AL BLR 7/2020 号指控函。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58>。

⁵⁸ 见 <https://eng.belta.by/society/view/konyuk-criminal-case-opened-against-coordination-council-in-belarus-132734-2020>。

⁵⁹ 见 A/76/145，第 34 段。

⁶⁰ 见 A/HRC/50/58，第 83 段。

前后”的录像。⁶¹ 这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虽然人们流亡国外可能感到相对安全，但他们的财产——因此也可能是他们的亲属——可能成为报复的目标。一个消息人士举报指出，警方拒绝对她家中财产遭到破坏展开调查，理由是“一切都是根据白俄罗斯法律行事”，因此，没有理由提起诉讼。

64. 特别报告员收悉令人关切的指控，即中央选举委员会保存的支持 2020 年 8 月 9 日总统选举候选人的签名名单已披露给执法人员。签名支持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人们担心自己会因为选举前和选举期间合法行使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权以及表达自由权而受到惩罚，被扣上出于政治动机的罪名而遭到任意拘留和刑事指控。

D. 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

65. 镇压也波及文化部门，因为许多文化人士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公民立场，或加入了和平抗议活动，质疑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白俄罗斯笔会报告指出，79 名文化工作者被扣上出于政治动机的罪名而遭到刑事起诉和监禁。⁶² 还有更多人受到行政指控而被捕和被拘留。2020 年总统选举以来的两年里，国家文化机构工作人员因持不同政见而遭报复，被大规模解雇，同时还面临审查和禁止等行动。

66. 被认为属极端主义性质的资料数目正在增加。一位接受访谈的消息人士担心，由于她存放在父母家中的书籍，她的父母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这些书籍如同诺贝尔奖获得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籍一样都已被列入极端主义资料清单。⁶³

67. 许多著名的白俄罗斯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辞职，以此抗议国家侵犯艺术和公民表达自由，抗议对社会意见多样性进行报复。这种敌意的环境迫使文化工作者离开白俄罗斯，其中包括著名指挥家 Viachaslau Volich，他在被任命为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剧院首席指挥两天后辞职；2020 年被国家歌剧院解雇的歌剧演唱家 Marharyta Lyauchuk，据称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著名的反对派博客作者和歌手 Andrey Pavuk，他一直对卢卡申科政府持批评态度。

E. 律师

68. 对律师，特别是对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或侵犯人权案件的律师的骚扰和迫害迫使他们流亡国外，这对白俄罗斯的司法和整个法治方面产生了破坏性影响。⁴² 个人权组织在 2021 年 3 月 4 日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表示关切对律师行业施加的压力，

⁶¹ 例如，见 <https://nashaniva.com/?c=ar&i=292692>。

⁶² 见 <https://penbelarus.org/en/2022/05/05/manitoryng-parushennyau-kulturnyh-pravou-i-pravou-chalaveka-u-dachynenni-da-dzeyachau-kulturny.html>。

⁶³ 这份清单由新闻部维护，可在国家期刊《Belarus Segodnya》网站上查阅。(www.sb.by/articles/respublikanskiy-spisok-ekstremistskikh-materialov-2020.html)。

关切对为反对派领导人和民间社会活动人士辩护的律师提起行政和刑事起诉的惯有做法。⁶⁴

69. 律师面临着被取消律师资格和吊销执照的威胁，目的是阻止他们履行专业职责。根据司法部的信息，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期间，该部吊销了47名律师的执照，将他们描述为“具有破坏性思维”。⁶⁵ 共有66名律师被剥夺了从事职业工作的权利；其中五名律师已受到刑事起诉，其余律师则被吊销执照。⁶⁶

70. 律师 Illia Salei 和 Maksim Znak 加入了总统竞选人 Viktor Babaryka⁶⁷ 的法律团队，并为他的竞选经理 Maria Kalesnikava 提供法律服务。⁶⁸ 他们还还为总统候选人斯维特兰娜·季哈诺夫斯卡娅提供法律服务，并代表她就官方公布的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9月9日，Salei 和 Znak 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罪名指控，被提起刑事诉讼并被审前羁押。2020年10月16日，对 Salei 的预防性羁押措施改为软禁，2021年4月16日，软禁改为保释。Salei 冒着被非法起诉的风险，设法离开了白俄罗斯，而 Znak 仍被拘禁，正在服10年徒刑。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监禁 Znak 属非法行为。⁶⁹

71. 其他一些律师讲述了他们的家被搜查和受到令人不安的威胁的情况，原因是他们为抗议者辩护⁷⁰ 和(或)公开对国家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发表批评意见。⁷¹ 他们因担心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而离开该国。⁷²

72. 这些陈述与白俄罗斯律师以及代表该行业的国际组织所查明的据报仅因为律师合法行使职责时开展的活动而加以恐吓和骚扰的模式相符。

⁶⁴ 见 www.hfhr.pl/wp-content/uploads/2021/03/statement_Belarus_Crackdown-on-the-Legal-Profession_eng-1.pdf。

⁶⁵ 2021年3月，总统要求修正立法制度，包括加强刑事立法，以提供“给法律职业带来秩序”和应对“破坏性活动”所需的工具。

⁶⁶ 见 <https://defenders.by/lawyers-persecution-2020>。

⁶⁷ 2021年7月6日，前总统候选人 Viktor Babaryka 被判处14年监禁。该案其他被告分别被判处三年至六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一人被判处五年“软禁”。对这些判决不得上诉。Viktor Babaryka 的所有律师都被取消律师资格，剥夺了他与自己所选律师接触的权利、享有正当法律程序和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⁶⁸ AL BLR 9/2020 号指控函。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674>。

⁶⁹ 见 [A/HRC/WGAD/2022/24](https://www.hcrg.org/A/HRC/WGAD/2022/24)。

⁷⁰ 其中包括哲学家、方法论家和公众人物 Uladzimir Matskevich 的律师，在了一项刑事调查中，他的公寓被搜查，其后他于2021年8月4日被拘留。2022年6月23日，他因“组织极端主义组织”（《刑法》第361-1条第1款）、“组织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动”（第342条）和“侮辱总统”（第368条第1款）被定罪并被判处5年监禁。

⁷¹ 见 <https://lawyersforlawyers.org/en/belarusian-lawyer-mikhail-kirilyuk-we-should-never-stop-resisting>。

⁷² 见 www.reuters.com/world/europe/belarus-tightens-grip-lawyers-2021-08-23。

F. 学生和学者

73. 2020 年后的人权危机对学者和学生的影响尤其突出，他们面临着被逮捕和任意拘留、起诉、开除学籍和不法解雇等镇压手段。许多人在多起出于政治动机的迫害事件之后被迫离开该国。数十名教授也因支持学生而受到骚扰、训斥或解雇，许多人因此而逃离本国。根据“学术自由指数”，白俄罗斯的学术自由在 2020 年经历了全球最严重下滑。⁷³

74. 2020 年 10 月 27 日，卢卡申科总统公开呼吁开除学生，终止聘用那些对开除支持抗议运动的同事表达不同意见或表示声援被开除者的教授。此类警告和威胁可被视为企图通过恐吓和传播恐惧来阻止行使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权。

75. 据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和全国其他大学新设了一个“安全事务副校长”职位，以监测和防止学术机构教职员和学生的违法行为，包括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⁷⁴ 人们担心，这一职位可能被滥用，进一步压制和侵犯学术自由。据报，这些职位的候选人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和特别事务部门。

G. 运动员

76. 许多优秀运动员因公开表示对国家侵犯人权行为的不同意见而受到“纪律处分”和任意拘留的威胁，因此离开白俄罗斯，不再参加国家队。⁷⁵ 此类威胁包括得到国家授意对约 800 名签署了致当局的集体信函并加入了“运动员自由结社”倡议的运动员进行报复。⁷⁶

77. 还有一个令人关切的趋势是，白俄罗斯国民，包括白俄罗斯世界拳击冠军 Alyaksey Kudzin，因参与和平抗议，例如参加抗议活动及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而被引渡。尽管欧洲人权法院早些时候下令延缓执行，⁷⁷ 尽管人权团体对出于政治动机的迫害风险表示关切，⁷⁸ 俄罗斯联邦的几个法院仍对这种引渡作出了裁决。

四. 人权保护需要

78. 在特别报告员听到的所有陈述中，人们都忆及他们在离开白俄罗斯之前的几个月、几天或几小时里在白俄罗斯所经历的恐惧。大多数提供证词者虽然强调他们渴望返回家园，强调他们只是暂时流亡，但对返回白俄罗斯的不确定性感到痛

⁷³ 见 www.gppi.net/media/KinzelbachEtAl_2021_Free_Universities_AFi-2020.pdf。

⁷⁴ 见 <https://neweasterneurope.eu/2021/06/11/attacks-on-academic-freedom-in-belarus-impossible-to-remain-silent/>。

⁷⁵ 见 www.rferl.org/a/belarusian-protests-spill-off-the-streets-into-the-sports-arena/30876650.html。

⁷⁶ 见 www.pressball.by/pbonline/other/87900。

⁷⁷ 这涉及根据欧洲人权法院法院规则第 39 条采取的临时措施。

⁷⁸ 见 https://memohrc.org/en/news_old/russian-authorities-violated-un-convention-refugees-extraditing-alyaksei-kudzin-citizen。

苦。许多人继续致力于与国家有关的问题，并认为自己虽远居他乡，但却是白俄罗斯社会的积极贡献者。

A. 防止推回

79. 在有充分理由相信有关人员的人权将受到侵犯时，不推回原则可保护其不被转移至其基本权利面临危险的国家。防止推回的保护是多方面的保护，包括允许白俄罗斯国民在特定目的地国停留，并防止通过遣返、驱逐或引渡程序将他们移交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当局继续迫害和骚扰那些已离开本国的人们，除其他外，要求引渡抗议者和反对派支持者。

80. 2022年5月，据报至少有两起白俄罗斯国民因参与2020年抗议活动而被俄罗斯联邦引渡的案件。引渡的执行违反了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法院规则第39条下令的延缓执行。2022年5月26日，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一家地方法院驳回了白俄罗斯公民 Yana Pinchuk 因其政治庇护申请被拒而提出的上诉，使她面临被引渡的风险。Pinchuk 是众多白俄罗斯人中的一员，他们因参与有争议的2020年总统选举后的和平抗议活动而面临多项指控。⁷⁹

81.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在引渡案件中审前羁押时间很长。例如，2022年1月和2月，白俄罗斯要求引渡的两名白俄罗斯公民在俄罗斯联邦被拘留一年后才获释。⁸⁰

B. 促进和保护被迫离开本国的白俄罗斯国民的人权

82. 流亡中的白俄罗斯人面临更多的棘手难题，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脆弱境地，因此需要国际人权框架的保护。当被问及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时，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白俄罗斯人提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获得身心保健。获得必要和适当的治疗往往因以下因素而变得复杂：缺乏关于他们在保健方面权利的信息、医疗保险费用、使用医疗系统过程中的困难、语言障碍和保健本身的费用。

83. 所有接受访谈者都讲述了他们在白俄罗斯遭受侵犯人权行为后所经历的创伤、移居带来的严重精神痛苦以及在目的地所需要的心理社会支持和康复方案，包括面向儿童的支持和方案。访谈中特别强调的是，需要为从事志愿工作者和人权维护者提供面向白俄罗斯国民的专门心理健康支持和应对策略培训。

84. 鉴于仍无法安全返回，许多流亡的白俄罗斯国民正在寻求适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长期解决办法。虽然每个人的经历不一，但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被迫移居国外者在以下方面面临棘手难题：保障适足生活条件，包括在接待设施等临时地点内；获得体面工作和取决于技能和资格的谋生机会；获得适足和适当的教育，包括幼儿教育 and 成人职业培训。

⁷⁹ 见 https://memohrc.org/en/news_old/belarusian-citizen-yana-pinchuk-threatened-extradition-her-home-country-political-prisoner。

⁸⁰ 见 https://memohrc.org/ru/news_old/beloruskogo-anarhista-andreya-kazimirova-osvobodili-iz-podstrazhi-v-moskve。

85. 特别报告员知悉非政府组织正在通过捐助者赞助的各种紧急重新安置方案，包括临时住房和康复方案，支持流亡的白俄罗斯人。她还知道有一些旨在支持为紧急重新安置调动资金的组织的核心活动的方案以及地方志愿者和散居国外者的私人举措。

86. 然而，由于被迫流亡的时间超过了他们最初所希望的短暂时间，而且看不到安全返回之途，被迫生活在国外的白俄罗斯国民开始遭遇困难，包括事关他们在东道国居留合法化的难题，比如获得居留许可方面的行政难题、缺乏信息、程序冗长、白俄罗斯国民申请开设银行账户被拒，特别是在乌克兰爆发战争之后。

87. 大多数不得不逃离白俄罗斯的人们没有携带使他们在国外的居留合法化所需要的所有文件，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逃离，没有机会收拾必需品。另有一些人的护照已经过期，但由于害怕受到迫害或出于其他原因，他们避免向白俄罗斯驻外领事馆报告更新他们的证件。⁸¹ 一些人举报指出，他们在国外申请领事服务被拒，并被建议返回白俄罗斯更新身份证和其他民事身份证明。

88. 一些人提到他们害怕被推回，并特别提到白俄罗斯安全部门与其他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定。⁸² 例如，大赦国际报道了白俄罗斯国家安全理事会与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合作协定，该协定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生效。根据该协定，双方可交换关于任何被认为对“宪政秩序、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者以及其他恐怖主义相关罪行有关者的情报和数据，并允许在对方领土上无限期部署国家安全人员。⁸³

89. 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关于逃离冲突的白俄罗斯国民的信息很少。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许多白俄罗斯国民无法作为从乌克兰流离失所的第三国国民在欧洲联盟成员国获得临时保护，因为他们没有欧洲联盟理事会第 2022/382 号执行决定所要求的有效永久居留证、难民身份或在乌克兰时也未享有同等保护。

90. 2020 年开始，白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免签停留期限延长至 180 天。基于学习、就业或婚姻等理由可获准在乌克兰临时居留。经简化的登记程序仅提供给高资质专业人员，例如在信息技术部门工作的白俄罗斯国民。虽然在法律上，白俄罗斯国民可以申请难民地位，但只有少数人利用了这一保护机制。鉴于这些情况，许多白俄罗斯人尚未在乌克兰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

⁸¹ 见 A/73/178/Rev.1，第 22 段。

⁸²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人权法之下的不推回原则”，可查阅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Migration/GlobalCompactMigration/ThePrincipleNon-RefoulementUnder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pdf。

⁸³ 见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56/4637/2021/en。

五. 结论和建议

9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迫使白俄罗斯国民离开本国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系统地侵犯表达或持有不同意见者的人权，以及白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恐惧、恐吓和有罪不罚的氛围。

92. 白俄罗斯当局蓄意制造一种敌意环境，使目标个人和专业团体无法安然留在本国。法律、政策和做法一并被用作迫使人们离开的有力工具。有罪不罚现象持续存在，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因此，流亡的白俄罗斯人安全返回的前景暗淡。独立司法机构的缺乏使局势恶化，阻碍了进展。

93. 特别报告员促请白俄罗斯政府展示政治意愿和领导力，确保在落实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所提建议方面取得切实进展，包括任务负责人此前所提建议，其中许多建议仍有现实意义。她还表示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45/1和46/2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中所载建议，并促请该国政府充分履行人权义务。

94. 特别报告员向白俄罗斯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a) 审查政府采取的迫使白俄罗斯国民离开本国的政策和做法，包括终止当局旨在通过骚扰、威胁或其他恐吓手段将白俄罗斯境内政治异己刑事定罪和(或)清除对立面的策略，并为在所有公共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实现观点多元化创造条件；

(b) 全面审查国家立法，使之与国际人权标准相一致，包括删除限制性过强的条款和规定，包括可能被滥用的条款和规定，如扩大适用死刑，这些条款和规定加强控制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行使人权，包括与集会、结社和表达自由以及对民主公民空间至关重要的其他权利和自由有关的人权；

(c) 立即终止消除民间社会的政策，包括突击搜查民间社会组织房地以及搜查民间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私人住所的做法，并恢复以出于政治动机的借口和(或)虚假指控予以解散的民间社会组织；

(d) 开放白俄罗斯的信息空间，立即终止清理独立媒体机构的政策，停止封锁这些机构信息传播的做法，包括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进行传播；

(e) 停止威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做法，包括歧视及任意解雇和开除学籍，并确保工会、文化和少数群体组织的自由运作和学术自由；

(f)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行使合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被判处监禁者，撤销对他们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并确保他们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g) 终止对律师施加压力和恐吓，特别是对那些为政治反对派成员、人权维护者、民间活动人士和独立媒体工作者辩护的律师施加压力和恐吓，并确保法治和正当司法程序的正常运作；

(h) 全面审查参与系统骚扰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机构和机关的职权范围、运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国家监控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和国家安全理事会；

(i) 将那些参与侵犯人权，如实施酷刑和虐待的国家官员绳之以法，从而消除侵犯人权者普遍有罪不罚的现象，这种现象加剧了恐惧气氛，是迫使白俄罗斯人大规模流亡的主要因素；

(j) 停止迫害和骚扰离开本国的白俄罗斯国民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停止要求引渡政治反对派支持者、民间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媒体工作者、律师和其他各类未从事任何犯罪活动的民众；

(k) 消除白俄罗斯国民可能遭受进一步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为他们享受人权提供充分保护，并确保为他们的康复提供补救措施，从而为白俄罗斯国民的安全和可持续返回以及他们充分融入白俄罗斯社会创造切实条件。

95. 特别报告员并建议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

(a) 促进为被迫离开本国的白俄罗斯人提供安全和无障碍的通道，并确保提供人道主义入境通道；

(b) 维护被迫离开本国的白俄罗斯国民的人权，包括促进他们融入接受国社会，确保他们不受歧视地享有工作、医疗保健和教育权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并在这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调动资金，以落实这些权利；

(c) 促进为流亡的白俄罗斯人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使他们能够继续有意义地参与白俄罗斯的公共生活，并在这方面考虑通过各种方案，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团体日常开展的合法活动；

(d) 考虑到每个人的独特和个体情况，以及处境脆弱的白俄罗斯国民的需要，如年龄、性别认同、残疾和健康状况方面处境脆弱者的需要，并确保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基于人权的办法，同时铭记妇女和女童往往处境特别脆弱；

(e) 确保根据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严格遵守不推回原则，并尽职尽责，避免将个人置于危险之中；

(f) 建立有效机制，为无法返回的白俄罗斯国民，包括不能以国际人权为由推出国门者，提供法律地位；

(g) 特别关注和支持最初流亡乌克兰、后因乌克兰战争而被迫再次离开的白俄罗斯国民。